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二

將帥部一百三

識閻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為之將領專聞
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申令勝敗由乎指顧乃有率意
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自陷於惡妄作過舉遂流於口實當
斷不決爰構於屬階因而失律敗師致輿尸之咎喪軀齟舌貽
沒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
曾昧於應變之畧失於防微之旨者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
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

翼邾邑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邾邑

道

邾邑

從離姑

城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依山南行不

武城徐鉏兵弱茅地三子曰道下過雨將下出是不歸也謂其道

下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道前斷其後之水而弗殊

邾師遇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

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

之上下汭綠也綠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還

塞大燧直轅宜屹三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夾

楚大夫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隙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

至大別南入江然則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如吳不史皇曰安

求其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

克吳可以免貪漢陳餘為成安君時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歇及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斬喋血闕

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言其立計此乘勝而去國遠闔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言難樵蘇後費師不宿

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行數百

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間路微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野無所掠虜不至十月兩將之頭可致帳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擒耳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拒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同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竟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龍且為楚將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聞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敵散不如深壁令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十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無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自謂當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與信戰為信所敗擊殺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為大將軍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余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

必成禽如其未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溫為車騎將軍出屯英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章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亂對不遜時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
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
恃於卓而賴之手堅聞古之名將拔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
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
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溫後果及於難

呂布為徐州牧初入徐州書與袁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
王室禍害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
為術掃滅讐恥使術瞑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
元休向兖州甫詣部封為曹操弟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

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
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
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
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止此當絡驛復致
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惟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復兵
敗降曹操遂為操所殺

公孫瓚為前將軍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
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
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
數師劉緯臺敗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
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

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後為袁紹之兵所擊瓚軍敗
乃走還易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
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定以袁紹始
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
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為
團塹于塹裏築京皆高五六尺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
自居為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以千計
瓚作缺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及上
文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
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里食盡此穀足知天
下之事欲以此斃紹紹遣將攻之瓚自知終敗盡殺其妻子乃
自殺

魏劉勲初為廬江太守勲時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
卑禮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
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
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俱賀而劉曄獨否勲問
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攻則
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守是將軍進屈
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策果
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大祖

陵王鎮揚州既有謀立楚王彪大傳司馬懿統大軍討之陵與
大傳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不遲于相見身
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

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且發于浦口奉被露布
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
地可以自處僕又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
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
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敷甥令孤愚攜慙惑眩小之言僕
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說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罪事無陰卒
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白身
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舍雖
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大傳使人解其縛陵既蒙赦加
恬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趨大傳大傳使人逆止之住船
淮中相去拾餘丈陵知見外乃遥謂大傳曰卿直以折簡召我
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來乎大傳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
故也陵曰卿負我大傳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使人送來西陵
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大傳意大傳給之臨行到項夜呼掾
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

文欽為前將軍楊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軍司馬師
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
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突出啓示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
人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詳語之令還
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曹追文欽遥
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數目中也
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

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泪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劉璋為益州牧璋為之子也初為以張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及璋繼為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所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韜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

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韜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韜因民怨謀叛乃原賂荆州諸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捷為皆應韜璋入城都記姓東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功韜於江州韜將寵樂李異反又別駕張松勸璋迎劉備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殺韓軍斬韜

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倒縣於州門以課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是先主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謂璋曰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尽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課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勤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吳步騭為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凌上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未便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大帝曰此曹孱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後有呂範諸

葛恪為說隲所言止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濮陽興為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儀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惟興以為可為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殘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時前趙劉元海為任予在洛陽屬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錢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倍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厚

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

賈充為大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為諸君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疫疾必起宜詔諸軍以為後圖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預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同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使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入下王濬為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為臣於浚而陰勒兵襲之軍還易水浚督護孫緯馳自浚將引軍

拒勒游統禁之後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聽事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光為林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拒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之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于光曰運之徒屬不事田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衆不克光乞師于王氏楊茂搜遣予難敵助之難敵求于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

同光弗之知也遣悉援卒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夫所入死賊遂大盛

牽秀為大尚書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閔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閔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顥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勝遂殺秀於萬年

郗隆為揚州刺史趙誘為主簿隆被齊王固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姓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固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謂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

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止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襄等諫隆居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

桓冲為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止可保國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持以為己任又舉朱序款密儀而序投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符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

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謂軍冲謂不足以為廢典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乃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強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任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

殷浩為中軍將軍北京許洛師次壽陽潛誘符健大臣梁安雷弱見等使殺健許以閔谷之任初降人魏脫率其弟憬伐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伐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符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健意符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

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合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
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
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
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
山桑並為襄所殺

謝琰為衛將軍徐州刺史時孫恩作亂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
之俱討孫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都
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
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
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符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
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止是天下養國賊令速將戮耳遂不

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邪滑

劉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
又殺田子義真少年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
是謂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
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

前秦苻丕堅之子也堅敗于淮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
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
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
常之遇乃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
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
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尽忠于我乎且其忘虜世主

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
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
當為鮮卑虜矣後果自立為燕王

梁熙為涼州刺史時苻堅既死子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城還
師至于且禾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
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
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先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
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授戈如其以遠不守
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渡此二渡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
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

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引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
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廻
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
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
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
也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若奉為盟主以攝
衆望推忠義以摠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
連王統楊壁集四州之衆掃亮逆於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桓
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裔為鷹揚將軍率衆伍
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大守姚靜晉昌大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
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大守彭濟熱熙迎光殺之建威西

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守皓等並為光所殺

宋殷孝祖為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戰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題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戰陣為矢所中死

羅雲為給事中時郭勅勤叛詔雲與汝陰王天賜討之為前鋒勅勤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勅勤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圍雲不從勅勤襲殺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為都將招慰淮南遣鄭羲參石軍事石引軍東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

還軍長杜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尽不降當走可超足而徒成槁也乃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揚文長代戍食尽城潰乃克之竟如羲冊

裴粲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州叛賊耿翔受梁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兵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門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害送首于梁

崔延伯為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方候醜奴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勒明達率衆自東門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拙便尔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率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迥為相州都督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徐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皆多失網紀不能有所拯救

劉秉為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軍蒼梧廢秉出議於路途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當歸耶秉曰吾等

已讓領軍矣韞搥背曰君肉中詎有血

南齊陳裔叔初從大祖征伐有功封當陽縣子後為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治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

梁鄧元起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州事並勸為善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婉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朱异為領軍時北齊侯景為豫州牧據壽春將圖不軌隴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侃俱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並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陳周敷梁

未與周迪起義兵討侯景後為豫章大守時江南酋帥多不入朝敷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起居顯貴甚不平遂反為敷所破五年迪又收合余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貽敷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定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害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封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禁奸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函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弟量所賻卹

後魏劉黎大武將軍駕西伐黎為前鋒沮渠茂健弟董來率萬余人拒戰于城南黎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唐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既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為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卷甲輕齎倍道赴之送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尽遂勒兵而還士卒饑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為伍前後分散馬尽人相食比入境餘兵纔八百人

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為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以為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

入寇境恐難為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為然訥獨曰夏月草
茂羔犢蕤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
也時議咸以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黃門
三品摠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深河遇賊時既蒸暑諸
將失計會盡為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
將李思敬等八人詔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
大使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摠戎禦邊建議為首暗于料敵輕
於接戰張我王師劔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嘗輸罄每欲資忠報
主取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且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
除削

鮮于仲通為劔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閣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
虔陀為雲南大守仲通徧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
南詔常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
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怒因發兵
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嶺州閣
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茹芝俱來請還其所虜
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
也仲通不聽因其使進軍逼大和城為南詔所敗

鄧景山為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代罪景山
不許又弟請身以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
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于一馬乎

景山慙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亂

崔光遠乾元中為魏州節度將軍李處峯拒賊敗投光遠賊隨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峯召我来何為不出光遠乃要斬處峯處峯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

李惟岳為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理命今披肝膽為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壻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曰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後終為武俊所殺

楊襲古為北庭節度使真元六年冬吐藩率葛祿白眼之衆來寇北庭迴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迴紇是歲乃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為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收合余燼晨夜奔迴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西州頡于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

陸長源為宣武節度董晉為行軍司馬長源好更張請數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許之及業牘已成晉乃令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引靖為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引靖代已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引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交道而觀焉河朔軍帥昌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引靖久富貴人不知風士入之時遂有與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引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廢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軍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引靖於薊門館執軍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遷置館中徹不知其心謂亦不脫遂索引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

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後請引靖為師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引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師遂取朱泚為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泚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引靖為撫州刺史
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初李聽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頗壯及道古為觀察聽為所間故鄂軍不振

李茂真為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人告茂真曰聖上初還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室諸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大軍急攻樊邑則諸公之心可見矣樊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郡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

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弊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禪力為鎮守關西安危國祚延促計公此舉也茂真比昧遠圖書正不報後唐史彥瓊本伶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為武德使在魏州時有自其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彥瓊之弟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日晚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牌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菴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頹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亮徒傳於城下必慮姦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

晉李彥縮為陳州節度使每在少帝側昇降將順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外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周馬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谿洞變軍縱兵發火向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於灰燼中自稱主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鴟鴞惜巢之意與所昵群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校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於敗

以其必害骨肉無心射師士不不射者至其地
 無射師計策之與所非弱小射者日身雖所
 射師計策之與所非弱小射者日身雖所
 射師計策之與所非弱小射者日身雖所
 射師計策之與所非弱小射者日身雖所
 射師計策之與所非弱小射者日身雖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三

將帥部

翻覆
 怯懦

翻覆

擇善而從見幾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徇利忘義先真後黷小
 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之世王網絕紐戎馬
 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群雄豹變而鵲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
 一止室之烏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瓜牙之列總旗鼓
 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畧相高畜其濟難之謀示茲伏順之節
 勇冠群類名動鄰壤而有情深猜忌志在觀望或因緣沮劔或
 憑恃險阻或負譽以懷懼或乘隙以逞志繇是姦慝之迹斯露

飛揚之勢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人為隗躡將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安定高平縣有定一

城光武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閩中郎將來歙承制

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躡於冀汲漢

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躡拒隴坻及躡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

呂布字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威將軍興平元年曹

公東擊陶謙其將陳宮說陳留大守張邈迎呂為兖州牧據濮

陽曹公引軍擊破之布東奔劉備時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

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

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兵為曹操

所敗元休名尚京兆人同群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大祖已臨兖州尚依袁

術借號欲以尚為大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將軍伐之令術復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

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

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

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旬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

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

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

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

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為蜀宜都太守與副軍將軍劉封不和封尋奪達鼓

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

達之資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
偕夏侯尚親善文帝末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不
自安諸葛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大守申
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
梁機察之人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和元年淵稱藩於
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
不遑假寐思平世難救濟蒸黎上荅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
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
度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大守燕王乂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
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

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
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持下燕
國奉宣詔恩今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
彌執金吾許宴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

海授浦江表傳載大帝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大守平

群生埋滅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方之今日亂又甚焉朕受曆數

君臨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旌

杖鉞剪除凶孽自東徂西靡遺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賤

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苦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

包文武觀時觀變審于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
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若竇融背棄隴古卒占西河以
定光武休名美寔豈復是過欵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
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勝者禮崇故
周公夾輔之勞大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無受備物今將
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畧絕借逆之虜順天人之心濟成洪

業功無與北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十七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大常錫君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軍典盡麾幢督幽州遼東大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听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穡人成攻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教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道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戎馬以之士百人居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鉄鉞各一居文和于内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捍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于十族矢千君忠勤有效温恭為德明允篤誠咸孚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功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渊未可信而寵待大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臣私之以為大帝復諫違衆信渊意了非有何不愛其民昏雲之之甚乎此役也非為閹塞是為無道渊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

資大帝大怒欲自征渊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

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无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

止渊後又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

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

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白散越不知身命所當

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蝼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

渊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

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

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

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訐讓昌犯愆寃郎在藩表密邇不羈

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

度劉邊陸烽火相望羽檄相逢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
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
之畧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
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
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求存不朽度既薨
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度恭佐國平亂効績紛紜功隆事
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交輔漢室
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度小厭天畏而服焉慕託高風懷仰威
懿而已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忌又命
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寶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

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
姿少含剡悌之德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
慕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
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戴忠亮不墮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
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永成恩好
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回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敵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
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讐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
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灵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艷
茲武功誕錫休命寵垂齊魯下及部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
恩常茲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有養

之厚念積累之効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眺拊膺泣血夫
三軍所伐蠻戎夷狄驕逸不度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
蓋聖主之制五服之義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
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
禍患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耳猶當
清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
有罪當雷三宥若不改悟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
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挫
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大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
制妄肆威靈乃謂臣等曰詔書遣侍御史函州牧考姦臣矯制
者今刺史或黨戮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
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倪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
養人竊古慕公杖策之政乃歆投冠釋綬逝歸林麓臣等維誓
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抱
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挺
改按為櫓奔驅赴難軍旅行威雖陷湯火死不顧淵雖見孤棄
死而不怨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慳惓至誠而吏士
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不從教令乃躬驅
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如死况淵累以信結百
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業豐功懿德策名
褒揚昭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
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伯業詩美文王萬邦

作孚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與帝
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危此心淵據
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民委質守死善
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闖關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
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天
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可懼焉臣等聞仕于家
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士出於于圭竇
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報主明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
直漢祖赦其誅鄭瞻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道敢
執一芥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聖度亮其
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梁侯景初為魏後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月齊神武
薨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附
西魏七月景又密圖附梁時周文帝為西魏柱國大將軍知其
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驚懼送叛入梁

後魏夏侯遷還初仕南齊為南譙大守歸國為驍騎將軍戍合
肥道遷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為潁州刺史侯景反世雲舉州從之景於渦陽
敗后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彭驍勇善騎初隨杜洛周賦知
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
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兵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
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洛又叛樓降深神武出東山樂又隨從

王琳在梁為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登琳乃為梁元
三軍編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也兵長師傳檄諸方為
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王盟侯平雖不
能渡江頗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
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
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梁劉嗣林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廷為軍校及知俊叛
之以不預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封壘於德勝久之嗣
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讐怨將以報
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王帶居一年復來奔德
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擒之王笑謂曰可還子帶爾遂誅

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大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末帝
時頗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為先鋒指揮使
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賜之問梁之兵機延孝
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為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款及入
汴移鎮宋州重拒命不行朝廷命上將高行周督衆問罪帝親
討之聲云駕至即降尋命給事中陳觀喻旨使其歸命及至城
又閉闔阻之由是六師憤激內粟漸空而守碑者雜以僧道掠
未糧以給其食士庶稍一事違其命者必族而食之左右思變
咸欲加害懼而請降與妻孥相次而出帝以宿舊釋其罪命守

大傳居班

夫專閫分之權

庭用威不執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顯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畧懷顧慮之疑聞強敵而斯退知勢弱而遂逃俾夫衆心蔑有闔志與彼折軼於車下投蓋於稷門者異矣辱命挫威將何以塞其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扶之門桔扶鄭遠子

元闔御彊闔梧耿之不以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造旆以居前

闔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右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

郭門也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

鄭內道市示楚以聞故不聞或門出兵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邱御簡子韓太

子為石郵無邱王良也登纘上纘丘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

良援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

中斃元獲其逢虻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

羅

孟孺子洩曾大夫也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

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之罪右師奔師獲甲首八

十冉求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霄謀曰齊人遁謀問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

同子羽銳敏子羽類羽銳精也我不欲戰而能黜心雖不欲洩

車言欲戰

曰驅之言驅馬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師

使服而見之子玉陳瓘也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

晉師豈敢廢命敵必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代衛

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

荀瑶晉大夫帥師代鄭次于桐鄭馴引請救于齊引馴齊師將

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為會死者之子設乘車兩馬擊五

邑焉乘車兩馬大夫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又死焉以

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

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雨不

涉濮水自陳晉浚縣傍河子思曰大國在救邑之守下是以

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曰我卜伐鄭不卜

敵齊

漢揚僕為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

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

後漢周魴為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迷唐戰周

魴還營自守明年魴坐畏懦徵

陳瑀為揚州牧袁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叛瑀瑀拒之術

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于淮北集兵

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慕和務及同盟俱入

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董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水久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著莖嘗陳于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

韓馥為冀州牧勃海太守袁紹以勃海起兵將以誅董卓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未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軍騎引車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

將軍危之馥曰為之柰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並立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懦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英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遂領冀州刺史

普卞敦為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求良將可以
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石勒
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頗
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
王澄為荊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弢為主澄出軍擊杜弢
次于作塘山澗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
弢守江陵澄遷于尋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
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
澄不能從

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青白城以救
之曜聞而轉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

劉波為冠軍將軍南群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
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
官

鍾雅為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
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

荀羨為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業慕
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投單于薛雲降于恪龕遣
使詣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憚其勇彊遷延不敢進司馬流
為左將軍帥衆拒蘇峻前鋒遇于慈湖流怯懦不閑軍旅時
率水步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形于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
右曰吾口何在既而合戰敗殺

桓冲為車騎將軍時符邛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為序擊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

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外雖應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在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大守邁不知所為使下舡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比府人情云何鄉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報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秦楊伯壽為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擾祁山興遣趙琨與伯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慮期又至議欲芟麥剪蒿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義恭之議遂窮

任農夫為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南大守戍姑熟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

周嶠為冠軍將軍時元亮邵殺立隋王誕舉義誕檄又至嶠素怯惶惑不知所從為府司馬立珍孫所殺

殷孝祖為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

大統王玄謀別悲不自勝哀並駭怪

南齊張瓌為光祿大夫明帝方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復為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思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思城陷為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不治徵為護軍將軍元慶和為將望敵敗退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陳吳明徹為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奄

至武陵明徹不敢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為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惟怯無威畧失利而還

李神雋孝明末除鎮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傅靈慶父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材力智能者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雖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輦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千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

澤之間

賀悅征蠕蠕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為庶人
寇猛為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聚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騎覘侯出塗口登高
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
迴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
令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為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祈
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為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
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為姥後用鄒

令揚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克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
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
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悉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
饋糧多無寇獲時皆謂之為怯懦

唐裴寂為普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
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鎮撫河東地寂懼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
駱驛催督虞恭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
為亂

張瑾為羽林將軍復遇突厥來寇瑾不敢戰休于幽州高祖以
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頓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收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觀視而無所言將亡見之翻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而不之責

常挺為大常鄉先運糧河北既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餘里與高麗新城鄰接高麗之兵或鼓譟至其城下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孫常置詞怨望常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常書太宗詔挺問之封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乃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韋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既無統領之材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餓多轉死溝壑寺人寃之

李子和為靈州總管既統梁師都又伺突厥間童遣使以聞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曰囚其子弟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投戶口南從詔以延州故城居之

武懿宗為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率師孫萬斬寇河南命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以討之軍次延州及聞賊將至異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還

王君奭判涼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曰仁猷及奭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長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

戰君奭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為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郎峽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為黃門侍郎平章事代宗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師郭英又走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戶山南西道劔南道東川西川攻南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閬州遙制劔南數移牒述英過失言寧有方畧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命寧及將校不疑然後與東州節度張獻誠及諸賊師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既教道出兵來經一年寧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

決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送繒錦數千萬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曰與判官杜亞揚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進表聞薦先是張獻誠數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為寧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光遠乾元中為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處崧敗投告光遠賊隨處崧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表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堅峻光遠不能守遂突圍夜渡河而南兵士多死沒焉既歸朝不罪之劉德信德宗朝為神策應援淮西招討使時李希烈德信統招召子

田所不...
弟軍戍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彥先為鹽州刺史真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彥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先乃悉衆奔鄜州吐蕃遂陷鹽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真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仙鶴來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令大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于賊太平素性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實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全義為帳下偏將典神策兵在長武城真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城使代韓渾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全義貪而無

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棲巖趙虔曜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三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準先賞之準渡淮而北杜佑固境不敢進仍詔以徐州授愔

袁滋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劔南西川節度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叔良穆宗長慶中為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州叛遇賊輒

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持節貶為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大和六年為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為大將不款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因以疾辭改太子太保

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著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

晉安宗阮仕後唐為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陝內諸州宗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閤門詔釋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丹趙延壽湯隱羸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為如全節等軍祇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去之日並無一騎踵之失機斷矣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帥進退皆出膏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軍幸而獲免及虜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為鎮州節度使虜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破陷一境生靈受其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泰州滿城虜主自古北口廻軍追躡王師重威

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虜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彥卿
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
更望何事也遂收軍馳歸常山

張從恩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邢州鎮州
杜重威遣人間道告急主將親御六軍渡河會不豫乃令從
恩鄴都馬全節河中安審琦等會合諸道之師屯於邢州初趙
延壽陷破城中多富族所得寶貨之物延壽悉輸于契丹王之
母胡性貪利胡王乃自將諸將繼踵至牙于氏朝廷知之乃詔
從恩等引師漸退軍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行伍或棄
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剝焚燒廬舍比至相州不能整肅是時
人皆歸咎於從恩

四百五十三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四

將帥部

豪橫

奢侈

惠慈

豪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
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疆詰諸暴慢誠
當義以先衆惠以感人用宣戒戒克申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
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
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
鉞汗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

宛句縣名也地志屬齊不知始以得從韓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旆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
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旆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
邊招致賓客常言過趙國休告之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
舍皆滿旆所以客如布衣交皆出門下言屈已禮之不趙相周
昌乃求入見王具言旆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察
旆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旆旆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
丘臣所

孫都封臨空侯大初元年坐擊番禹虐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

色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五當也伯道也使破石從

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

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
有童謠曰燕南陲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崎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
通遼海

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
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百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
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
安也北畏曹公之逼東憚孫權之強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
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志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

田原方罪
妹敏捷剛猛有諸兄之見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王每入裏心常凜凜亮又知先生雅愛信止故言如此

吳滿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增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軍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力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人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知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詞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遣人害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王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撻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悅作四門說客耶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內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弟其高下以差資賞賜之文士則褚錢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剛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師多不遵法度檢閱收攝則奔歸

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乃侍醢醢或箕踞傾倚當陪樂遊袂食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收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鄴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譴宜陽公樹覆棠虛賞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

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生死其下甚苦之大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當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如奴走擒獲便休頃未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款共足下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使如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猶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為
後兆乃大喜世隆厚禮踰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
者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將事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
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
并州世隆居京邑頗自專恣權強莫為所在并以貪霍為事於
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摠攬兵權與神
武相亞

隋于顛為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友也時摠管趙文表與顛素不
協顛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
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令去左

右顛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顛
所顛鄰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
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顛復生邊患因
而勞勉之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常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
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成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
德勃然拳歐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
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
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
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待勉自修飾無貽
後悔也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常厚賞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橫多逐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頓鎮襄陽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頓率兵赴唐州收吳房郎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陵上威下為務又令孽男逼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及辨給嬌妾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攜承宗之黨且許之以節制士則既恃此頗不受節制使部士美法則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謂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伐之

盧彥威本汴陽牙將中和初節度史楊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巢寇士則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悉以大藩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糾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剋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趨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嬖吏也奉為德州刺史不之

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

李茂真鎮鳳翔恃勲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涇原鄜度使張球洋州鄜度使楊守忠鳳翔刺史浦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真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焉

梁揚師厚為魏博鄜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大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之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搶効鄜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銳縱恣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鈺萬鉅洞照一城縱士

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技擢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米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曳之所至之處立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繞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帝聞巫也於私庭受質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

成汭鎮荊門久之累官至檢校大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騁辨凌人深為識者所鄙後唐楊漢賓前任黔節度使毆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微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點檢彥微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擬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

怒已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閔八議准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月隔井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演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宵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起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大傳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洛下警巡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亮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亡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暴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皆隳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灌溉所經墳墓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師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洎至涇原也亮恣彌甚每日於公廷列大鼎烹肥羜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候其他顧則致於袪中又命巨觶行酒訐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褰領裱而納之既沈酒無節惟婦

言是用其妻與募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後領兵數百人新平郡境邪師以其事上奏有詔誥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珪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雲知其將亡謂廷珪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珪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監舉祕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球曰萬廷珪逼迫危病驚悸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廷珪聞之不敢往平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之

漢李守真晉開運元年五月為首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真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真守真德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真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真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真盡以黥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真頭懸于樹以詛之守真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揚光遠東京第賜之守真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為王之爪牙分

聞之重實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遂滿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勲庸之在已不能懼而思降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改度之歆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繇禮放而無檢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慎終始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奇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于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涑為軍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者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為荊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摧忱其忠不恤其侈權孫權也忱信也

賀齊為安東將軍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齊性奢侈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節駐公安融父兄質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

晉王濬為撫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為領軍將軍厚自秦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具足賞翫焉

陶侃為荊州刺史都督八州事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
滿十七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
之一夜攜子孫徒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
第閑馬廣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
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斛以始興優近求
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
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俊為冠軍將軍持節監益寧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
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梁羊侃為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
自造採蓮掉歌泐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
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儂人張淨玩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
推能掌上儂又有孫荆王能反腰帖地御得席上王簪勅賡歌
人王俄見東宮亦賡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初起
衡州於兩航解起三間通梁水齊飾以珠玉加之綿繡盛設帷
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停水觀者填塞

大同中魏使楊裴與儂在北掌同學有詔命儂與裴同宴賓客
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
執金花燭儂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
氣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舡中失火延燒七
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儂聞聊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慙
懼自逝儂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為持節督南豫之州諸軍等事性奢豪後房之妓妾曳

羅毅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時坐以此稱之

曹景仁為領軍將軍內妓妾數百窮極錦繡

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為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雄豪為鄉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餘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閭閻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尽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異物必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

李渾大師穆之子為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郟國公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數百

唐郭李恪為安西都護及征龜茲以老恪為崑丘道大副總管李恪性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以金玉嘗以遺大總管阿史那社爾不受太宗聞之乃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孝恪為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

馬憐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憐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後賜與無等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宏侈初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

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
 茅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
 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
 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殘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
 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產盡屬官司自後公卿
 賜宴多於璘之山河一說大曆十三年作乾元觀其地在皇城
 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重價
 募天下巧工榮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臨終抗表獻帝帝方心
 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大祖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命為
 觀

郭英又為劔南節度頗恣狂蕩娶女人騎驢擊毬製細驢鞍及
 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為百姓間事人
 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又

李包真為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
 娛

杜亞為淮南節度使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
 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為勝亞乃命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
 又為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
 縱如此

王鐸為荆南節度使鐸起兵間因緣際會累世大鎮厚殖貨財
 營地宅頗逾侈又請京兆府籍坊以廣亭榭

陳敬瑄為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輿馬之侈人皆惡
 之

後唐王鎔為鎮州節度專制四川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

人秉權出納決斷聽其所為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奇花異木
遞相誇尚人士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
為盛

未守殷天成中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
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又妓侍盈室

毛璋為華州節度使以平蜀功授邠州節度璋既家富于財又
有蜀之妓妾驕僭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為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窟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
潮逼州城鏐庀工鑿石填江平江中羅刹石累起臺榭廣郡郭
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御軍無方畧又鄙於財賄洛中
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罕召賓佐自娛而已
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性好華既至治所息於正寢翌日而出
寢達於序雅百有餘步以錦繡二段易而蹈之其不率制限皆
此類也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既罷兵權出為洛都留
守兼侍中田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北虜強勝國家不濟身將危
矣前下水菁一第占其全坊在洛又起邸舍園池為水南之甲
所積巨方車馬妓樂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飲不復以憂國為
心

張筠為永興軍節度使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奴樂寶貨悉私藏
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樂聲飲膳恣其所欲十

年之內人謂地仙

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璫軒檻率以金銀為飾所造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帶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

專恣

夫授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從宜朝廷之法尤宜慎守苟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強場未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恭既萌震主之威乃成殺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觎于非望或彊復不制拒絕于王規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伏議事明庭之下面叱官聯挺劍歛會之間坐陵宰輔蓋以小

人之量被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壞必將家世之隳良可哀矣可不戒乎

後漢董卓字仲穎拜前將軍封聚鄉侯兵威漸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引而自伐之

魏曹爽為大將軍毀中壘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徵之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

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
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樂綝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揚州牧督內外諸軍事遣衆出軍大發州郡
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人民而
諸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
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大獲恪從其計
廵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
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
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
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
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
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
住江渚一月圖屯田於潯陽詔召相迫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
望而怨曠與矣

晉荀晞為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令

王浚惠帝時為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
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
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
起義浚擁衆挾西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
王頴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
王頴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頴表請幽州刺
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

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薄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濡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晋令二萬人進軍討潁以主簿祁引為前鋒遇潁將石超于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里大畧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毒荼自此始也

張輔為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以河間王顥專制閩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況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顥於是沉等與顥戰于長安輔遂將兵救顥沉等敗績顥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顥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與稚戰于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桓溫哀帝時為中侍大司都督中外諸軍事溫以既摠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後移鎮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不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及悉衆北伐慕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參萬人溫甚耻之築廣

陵城移鎮之後破慕容暉符堅之軍溫既負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參軍郝超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即位溫入朝勅尚書謝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溫既至以盧陳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其慢罪也溫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為會稽內史獨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王恭孝武時為輔國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安帝初會稽王道子執政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美王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弟緒說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類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叨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无兵以為已府護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周黨凶狡與相靡動此不忠不義之明驗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鑑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申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厥為吳國內史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厥解軍去職厥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之上疏自貶詔不許。

南齊徐世檨為輔國將軍時陳顓達反朝廷加崔慧景平南將

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而世擿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從勢傾朝
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
瑾惶駭而走文武百官莫敢違忤
唐田季安德宗時為魏博節度使緒之嫡嗣也季安年少守父
業無他材恣擊鞠從禽聲色之娛其公事大抵惟徇于意非賓
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真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貞與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
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
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于度支祇請加茂真山南招
討使名內臣皆可其奏昭宗以茂真得山南之後有問罪之勢

持之不下茂真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論招討
之命兼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大尉鎮
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齊王為嗣既發喪都
人不得偶語百官訃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火
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帝
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冠俄與宰臣
桑維翰不協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

漢史引肇隱帝時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
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大后親族頗行干託引擎與楊邠甚不平
之大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引擎忿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

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引擎讓之曰健兒為國伐邊衝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叨此賜盡取袍帶還官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五

將帥部

貪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貨而賂也則有膺闡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狼志求苟得乘彼危亂破其國邑无動卹之意肆仇斂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賂以徇私侵擾下民發掘丘墓以至交通於異城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大失俾師律之不嚴蓋本賢材盜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悟斧鉞一至其何以逃咸列于茲期以垂訓

羊舌鮒晉大夫晉侯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三十萬人

羊舌鮒攝

司馬

攝兼官

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向鮒求貨於衛涇芻

莠者欲使衛惠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

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心芻

莠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上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

有羊舌鮒者黷貨無厭黷數也亦將及矣將不為禍此役也役事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以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莠者

漢張武文帝時為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魏丁裴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裴鄉里特饒愛之裴性好貨

數犯法輒得原宥為曲軍校尉太祖征吳裴隨行以家牛羸私

易官牛大沮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

盜雖有小損而鼠不竊完我囊貯遂復裴官

晉張燕為巴西太守時泰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

中保于城困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為乞

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

燕退定遂遁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

羅尚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

之所愛非邪則佞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

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生將軍及吏為禍

劉喬代溫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矜豪日

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罄百

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喬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官

書始下而劉為郭默所害

劉牢之為鎮北將軍討孫恩於會稽牢之即濟江恩乃虜男女

二十余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燦麗盈目牢之等遽爭收歛故息復得逃海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領淮南六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大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役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前燕慕容評為大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暉暉使評率衆拒之評性貪鄙鄆固山泉賣稚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暉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柰何不務撫養士卒振作勲勞專以聚歛為心乎府藏之珍寶朕豈為王愛之若冠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求凱旋為先

宋劉道璘為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護南蠻校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為之空虛

王鎮惡為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毅師向博祇根據阮頭屬為凶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朱褒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平姚弋仲時閬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歛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

毛脩之為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悉奪之

劉道真為梁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為騰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揚難當善馬下獄死

劉德願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買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

坦護之為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楊蠻護之所蒞多聚飲賄貨充積坐下獄免官

吳善都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平荊州恣意剽虜私藏數萬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言玄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張邵為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三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為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及晉安王子勛僭位琬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南齊張敬兒為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

薛淵為右將軍左司馬領軍討已東王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還梁呂僧珍為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李雅注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有大政績

徐文盛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東討與侯景戰大潰奔還荊州元
帝仍以為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汚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
其十罪除其官爵

後魏元大興為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長孫敦襲父爵北平王為北鎮都將黷貨降為公

于祚為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
還第

于景為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為御史中尉王顥所
彈會赦免

王建從道武破慕容垂於栢肆塢遂進圍中山慕容垂棄城走

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
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侯天民道
武乃止是夜渡河人共立慕容晉麟為主遂閉門固守

劉潔為尚書令大武時累從征討嘗為前鋒深見委任拔城破
國者聚歛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大武追忿言則
切齒

公孫軌為平南將軍也壺關後為虎牢鎮將大武將北征發民
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
姓為之語曰驢無疆弱輔絹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
軌既死大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
貨縱賊使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還去從

車百兩載物而南執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皮豹子為安西將軍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貞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
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于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
大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改受內都大官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
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
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宣武
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乃其子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
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城郊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
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刑岫為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鄙之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兗州刺史督東道諸軍仲遠天性貪暴大
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自榮陽以東
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爾朱度律為大將軍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為百姓患毒
隋劉昉為上大將軍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常藝為營州總管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貲鉅萬頗為清論
所譏

史萬歲為左領軍將軍時南寧夷爨翫遣使請降萬歲遣使馳
奏請將軍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款詣闕因賂萬歲
以金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

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

摧武為潭州總管造金帶遣嶺南首領其人復吞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凡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大帝樂戶家財億計述為兒多受其賂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唐獨孤懷恩高祖武德三年為一部尚書率兵討堯君素於蒲州懷恩素無籌略各貪冒財貨頗為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讓之

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土谷渾為滅高昌之後威名漸著然性貪鄙當破土谷高昌之際多沒無罪之家子女珍玩恣情入己將士知之亦多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君集陳諫事乃得釋

堯仁引為廣州都督坐枉法聚財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免為庶人徙欽州初人有上書告仁引沒降獠為奴婢擅賦歛夷獠甚多去職北還有七十船帝聞之驚歎曰知人實難誠不虛也仁引狀貌魁偉在職譬諸益餅不可療飢矣

王昂為河中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在聚斂以貨著身路嗣恭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代宗大曆中嶺南將哥舒晃反詔

嗣恭兼嶺南節度逐斬晃平五嶺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恪理著稱及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尽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啣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無所酬勞

李叔明為東川節度近二十年叔明素豪侈摠戎年深居積財貨崇飾第宅田園極膏腴子孫驕淫動踰法度歿纔數年遺業盪盡故時之言多藏者咸以叔明為監誠

李復為容州招討使歷嶺南鄭滑節度使久典方面積聚財貨頗甚為當時所譏

王佖為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為佖帥遣人潛藏之委於急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政先厚遺之然後併力成橋遂築月城而圍守之由佖黷貨邊上至今忘焉

王鐔為嶺南節度使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餘皆自入西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鐔家財富于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還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鐔之財拜刑部尚書後為淮南節度使每有饗宴輒錄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其利皆自歸故鐔錢流行天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既到鎮則掎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以分權俸輩運纒至而殂當時議者

無不嗤鄙

高崇文自劔南西川節度移鎮邠寧初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

帛器幕及伎樂工巧以行

又云崇文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郡一罄

李道古為錫嶽沔蘄安黃都團練觀察使代柳公綽總兵平淮

西道古黠無器略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

公孫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

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所殺象古籍陰緒入官無他志能

性貪鄙居官黷貨尚苛刻及於難

田縉為夏州節度性貪靈多隱沒軍賜羗渾種落苦其漁擾遂

川西番為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按劾得縉前在夏州遣

將於度支請士罕糧及脚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餘貫文不支

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市場送本道贓狀明白坐貶房州

司馬并本判官刑著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

胡証為嶺南節度時証在外鎮第掊歛財貨厚自奉養修行坊

起甲第連亘閭巷車服器用窮極豪侈議者之罪之

渾錢為豐州刺史充天德軍使坐贓七十餘貫貶袁州司馬憲

宗以其父咸寧主勲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輕文

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誅後度支奏注家得絹一百餘萬匹他物

稱是

李泳為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跡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

方鎮初任鎮武節度轉至河陽所至以貪殘為務特所交結不

畏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彩績之聚歛無已人不堪命遂

至於亂文宗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數月方止泳貶澧州長史

梁王珙為陝州節度使奢縱聚歛民不堪命後唐毛璋為華州節度使莊宗同光末討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州財貨妓樂為璋所掠溫韜仕梁為耀州節度使在州七年凡唐帝諸陵發掘殆遍尽取其金寶唯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

陶玘明宗大成初為鄧州留後聚歛無節贓污頗甚為所部縣令盛歸仁所訟貶嵐州司戶後賜死

晉房知溫為平靈軍節度使厚歛不已顏貸百萬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

趙在禮歷滑魏滄充同襄鄆徐晉昌十餘鎮節度在禮善治生殖積財巨萬兩京及所歷藩鎮皆邸店羅列凡聚歛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張錢在後唐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嶺饒州刺史同光末權知西京留守魏王繼岌平蜀王衍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繼岌至渭南死在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暗遁衍之衍行裝復為錢有後為西衛將軍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朝廷請命錢為使允之錢密賣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緡以歸

藩環為宿州團練使後為金州澶州節度使環所至以聚歛為務在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給言答之牙校因託一尼嘗

熟於環者獻白金兩錠尼詣環曰牙校餉鐵脚兩枚求免其素
環曰鐵有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能成乎尼以三數致之
時人號環為藩鐵脚

秘瓊為鎮州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使溫琪在位貪暴積鏹
巨萬溫琪陷藩瓊害其家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

李金全為涇州節度使在鎮以掊歛為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
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
進貢之多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為理如何無乃以馬為否金
全慙謝而退帝雖佞悅受之而心不懌金全累更名郡藩鎮所
在掊聚歛財賂結權要而掩其蔽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
言讖之後天福初自滄州節度使罷鎮歸闕會安州屯將王暉

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
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
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
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
受其蔽因折矢飛詔約不以戮一人仍許以暉為唐州刺史又
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為亂之
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

楊光遠為河陽節度使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
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為子孫之讎因奏請延光不家汴洛出舍
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不死今券
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

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待及河橋擯於流而嬖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踰歲入覲高祖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歛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尋以光遠為平盧軍節度使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余騎滿盈僭侈為方獄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剝為事

漢白再榮為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虜主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荅諸軍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茲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為契丹所

虜凌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為辭再榮默然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荅者尽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為鎮州留後為政貪靈難狀鎮人呼為白麻荅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冀歛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劉銖為青州節度使銖受代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上以土平之節度使符彥娜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李守真為兗州節度討青州楊光遠光遠子承勳等乞除守真入城害光遠等光遠孔目吏宋顏尽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真守真得之以置帳下

周宋彥筠仕梁為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代蜀之

後率所部康延孝為前鋒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為其所有

常思為宋州節度使廣順三年詔赴闕改受平虛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大祖云臣在宋州出郊得絲十余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大祖領之

王守恩歷諸衛將軍晉開運末守恩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於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尋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乾元初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培歛為務雖病斃殘瘠者亦不免其科率人甚苦之洛都常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其家自為賀客獲白金數箇而退大祖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為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賞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

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大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女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為陰責焉

李彥頤顯中為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事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郡情大擾

齊藏珍為諸衛七宗淮上用兵復任監護典軍校何起領兵降下光藏珍欺隱官物甚多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五十六

將帥部一百一十七

不和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曰安民和衆蓋軍旅之尚和也久矣夫師出以律順成為臧固當輯睦兵戎克濟勲畧其有處營衛之任握旗鼓之要受服皆出援抱並行忘從師之義恣無人之勇專逞其欲不相為謀或大呼於私門或盛氣於幕府至有乖異籌畫違沮期會反干戈而聞奪鼓吹以往棄公家事為仇方利以至覆軍奪爵而不悔焉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矣

晉甲晉大夫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

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

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

晉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

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而戰會七

年奔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史駢趙盾屬大趙盾側室曰穿晉軍之壻也側室之子穿有寵

夫新出佐上軍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

也若便輕者肆為其可肆暫狂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

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永敵至不

急擊將何侯為軍吏曰將有待也待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

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以歸我報乃

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從綏

不及逐奔不遠晉志未能堅戰知兵未陷然則古

名退軍為綏秦致事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

而兩退故曰交綏也明日請相見也也史駢曰使者且動而言肆懼我也臣肆動

信聲放將遁矣薄諸何必敗之薄迫晉申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十二年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

缺先穀佐之彘季代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部缺將上軍宣八

代將卻克佐之代史駢之子趙朔將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盾之

上軍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上軍大

大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韓厥為司馬韓萬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為用之桓子林

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武子會聞用師觀彙動而

也彙罪德刑政事曲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為有禮楚

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討征今茲入鄭民不罷力

君無讟怨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

以為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卒車乘事不奸矣奸犯為

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字令月為軍行右轅左追在軍之右

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得口令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

月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中慮後勁中軍

踰伏皆持白絳及白為幡見騎步賊絳白幡能制謀

後以請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並言親舉不失德賞不失

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旅有施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有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

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之難而進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始整軍而經武乎姑且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先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

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文命為軍帥而卒以非

夫唯君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知莊子曰此

師始哉莊子周易有之在師三坎下乾之臨三兌下坤上臨師

師出以律否藏凶此師卦六爻初執事順成為藏逆為否今彘

命不順成故眾散為弱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

應不臧之凶

而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過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也警彘子之尊果愚必敗敵過垓子尸之

主此雖元而歸必有大咎高明年晉韓獻子謂桓子韓厥曰

子以偏師陷子罪矣子為元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

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二軍皆敗則六卿同師

遂濟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士句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上軍魏絳佐之魯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

待于境六卿率諸侯之師以進至於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

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惡姬自尊下軍

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莊

子曰夫子命從師荀偃欒伯吾師也吾將從之從師所以待

夫子曰伯游曰吾今實過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知恐多乃

命大遂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吳子山吳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班班宮以尊

次處楚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欒王欲攻懼而去之夫欒王入之

王宮至禮所以不能遂克吳無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悼公孫魯人之子悼公木

至鄭駟引曰知伯懷而好勝知伯荀瑤也早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

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知伯入南里門于結扶之門知伯謂

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知伯入南里門于結扶之門知伯謂

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知伯入南里門于結扶之門知伯謂

宮幕次雨泣告於執政聲氣甚厲聞于主

探糞茹于口

中分雪其事宰相蘇逢吉樞密使楊邠密

漢祖深知

彥超之由遣二臣和解行周亦召彥超於帳中責之其人不過於行周行周稍解

王峻為內客省使永興趙思綰亂峻乃郭從義兵馬邠益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符彥卿天雄軍節度使顛德元年從世宗親征河東命彥卿赴忻州時契丹駐忻北遊騎每及近郊其月二十三日彥卿與諸將勒兵列陣以待之先鋒將史彥超以二千騎遇賊於前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當其鋒者無不顛仆李筠張永德以偏師自後擊之軍退史彥超死之不獲其屍前鋒為虜隔絕我軍重傷者數百人蕃戎死者

亦衆是行諸將論議各有矛盾故不能成大功

張永德顯德中為殿前都指揮使守不蔡與淮南招討使李重進素不協每宴將吏多暴其短一日永德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

田

